

『孟子』近指指示詞の特殊用法

西山, 猛

九州大学文学部 : 助手 : 古代漢語文法、近世漢語文法、日中対照言語学

<https://doi.org/10.15017/15045>

出版情報 : 文學研究. 89, pp.219-234, 1992-03. 九州大学文学部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孟子』近指指示詞的特殊用法

西 山 猛

1. 問題的所在

筆者從前發表了「上古漢語における指示詞の認識構造」(上古漢語指示詞的認識構造)⁽¹⁾的論文,該文裏以『孟子』爲語言資料,調查了在公元前四到三世紀、齊魯方言指示詞的認識構造(cognitive structure)的情況。茲重新記載其圖表如下:

【圖表1】『孟子』(四部叢刊初編所收清內府藏宋刊本)指示詞的考察報告

資料對象	資料總數	考察總數
此	103	114
是	228	256
夫	31	177
彼	30	38
斯	14	50
茲	3	4
之	1	1899

總計 410 2538

[此] 總數114 資料103 [是] 總數256 資料228

非指示詞及引用11

主語	26
定語	19
賓語	58

非指示詞及引用28

主語	131
定語	39
賓語	58

[夫] 總數177 資料31

非指示詞及引用146

主語	2
定語	29

[彼] 總數38 資料30

非指示詞及引用8

主語	19
定語	1
賓語	10

[斯] 總數50 資料14

非指示詞及引用36

定語	14
----	----

[茲] 總數 4 資料 3

非指示詞及引用 1

定語	2
賓語	1

[之] 總數1899 資料 1

非指示詞及引用 1898

定語	1
----	---

【圖表 1】裏以「此」「是」「夫」「彼」「斯」「茲」「之」為「資料對象」，考察了這些詞的語法功能。「考察總數」當中，除了非指示詞、『詩經』『書經』的引用、以及轉述孔子、伊尹等的話以外，其餘就是「資料總數」。然後按照其語法功能把「資料總數」分為「主語」「定語」「賓語」三種⁽²⁾。

【圖表 2】『孟子』指示詞的體系及語法功能

(‘+’表示該詞有其語法功能，‘-’表示沒有，以下同)

	近	中	遠			近
	此	是	夫	彼		斯
主	+	+	-	+		-
定	+	+	+	-		+
賓	+	+	-	+		-

【圖表 2】把【圖表 1】裏各個詞的語法功能加以概括，解說『孟子』指示詞的體系及語法功能。【圖表 1】的七種詞當中，認為「茲」「之」兩種在戰國時期文獻中，作為指示詞的語法意義已經衰退了⁽³⁾，因此不包括在考察對象內。

筆者認為『孟子』指示詞應當分為近指（此）、中指（是）、遠指（夫、彼）三種。歷來認為「此」和「是」是同義詞，但根據『孟子』的例句⁽⁴⁾，應當認為「此」指示的範疇跟「是」不一樣。

「此」有近指的主語、定語、賓語的語法功能。「是」有中指的主語、定語、賓語的語法功能。「彼」則有遠指的主語、賓語的語法功能，「夫」則有遠指定語

的語法功能。就是說「彼」和「夫」形成了相補分布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⁵⁾。

在此要注意的，是『孟子』裏除了「此」「是」「彼」「夫」四種以外，還有一種指示詞——「斯」。「斯」作為近指作定語時，與「此」相同。關於這個「此」「斯」混用問題，上引「上古漢語指示詞的認識構造」一文已經指出 ⁽⁶⁾，但是沒有專門討論。因此本稿將探討這種特殊用法的情況以及其所以產生的原因。

2. 以前的研究概要

關於「此」和「斯」的關係，以前有些研究者曾提到。下面略述其大概的情況。最初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在『日知錄』中說：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而一卷中言「此」者十有九 ⁽⁷⁾。

這裏指出『論語』『禮記·檀弓』裏一般用的近指指示詞不是「此」，而是「斯」。但是顧氏在上述引文後面只注釋說：「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沒有進一步的考察。

全面地考察了「此」和「斯」的關係的，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Karlgren, B.)。他在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 (上古漢語語法綜觀) 中說：

The pronoun '斯' (this), e.g. 『論語·雍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that this man should have this sickn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certain early text. we find it very common, mark 2, in 『論語』, 『孟子』, 『檀弓』, but altogether lacking or nearly so in all the rest: mark 0 in 『左傳』, 『國語』, 『莊子』 (one ex.), 『墨子』, 『呂氏春秋』, 『荀子』 (two

ex.), 『韓非子』 (one ex.), 『戰國策』, 『春秋繁露』, 『淮南子』 (one ex.)⁽⁸⁾.

這裏高本漢對「此」和「斯」的用法論述得很系統、很細緻。他在別的地方進一步提出『論語』『孟子』『禮記·檀弓』中常用「斯」詞，是魯方言(the Lu dialects)的特點⁽⁹⁾。但是高本漢沒有注意到在『孟子』當中近指一般用的不是「斯」，而是「此」。更沒有注意到『孟子』中的「斯」專用作定語的情況。

最初注意到『孟子』中的「斯」專用作近指定語的是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他在『古典中國語文法』中說：

「斯」は孟子では形修としてのみ用いる。ほとんど意味のないものがある反面，嚴肅な語氣をもつこともあり，おそらく擬古の用法か⁽¹⁰⁾。

特別是說「嚴肅な語氣をもつこともあり，おそらく擬古の用法か」（「斯」帶有嚴肅的語氣，可能是擬古用法），很富有啓發性。但是上述論述只是很簡單的解釋，沒有作深入的考察。

現在對這方面研究得最全面、系統的是黃盛璋的「先秦古漢語指示詞研究」⁽¹¹⁾。該文中黃氏特別注意先秦文獻資料的共時性差異 (synchronic differences) 與通時性差異 (diachronic differences)，作了詳細的考察，還舉出了例子統計的具體數值。

下面把該文「先秦主要書籍指示詞一覽表」⁽¹²⁾ 中春秋戰國時期散文文獻部分的「此」「斯」的例子數值統計摘錄如下：

	論語	國語	左傳	公羊	穀梁	墨子	禮檀記弓	孟子	莊內子篇	荀子
此	0	76	207	163	97	560	1	112	43	264
斯	30	0	0	0	2	0	29	22	0	0

由此可見，如高本漢所指出的，『論語』『禮記·檀弓』用「斯」詞，『左傳』『國語』等用『此』詞⁽¹³⁾，這樣，「此」和「斯」在春秋戰國時期散文文獻中形成了一種相補分布。但是『孟子』却混用「此」「斯」兩詞，這是很特殊的現象。對這個問題黃氏解釋如下：

『論語』用「斯」代替「此」，當為方言關係。「斯」不妨看成魯方言中的一個近指指示詞。『檀弓』傳為魯人之作，其書「斯」多至29次，「此」次只見1次。……孟子鄒人，鄒、魯地境相鄰，其書有112字用「此」，「斯」用指示詞22次……『孟子』中一共17個「斯」⁽¹⁴⁾，全用做修飾語。

這裏指出『孟子』「此」「斯」兩詞都用，還指出「斯」只有定語的語法功能。但是沒有考察「此」和「斯」混用的情況以及所以產生的原因。

把上述的研究概括來說，一般的春秋戰國時期分獻，或用「此」或用「斯」。但是只有『孟子』混用「此」「斯」兩詞。『孟子』中的「斯」只有定語的語法功能。

但是『孟子』中「斯」的用法跟『論語』『禮記·檀弓』是否一樣，『孟子』中的「此」和「斯」包含的意義有沒有差別，為什麼『孟子』混用「此」和「斯」兩詞，對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考察。

3. 『論語』『禮記·檀弓』近指指示詞的用法

下面將用「斯」詞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資料，即『論語』和『禮記·檀弓』的近指指示詞的用法概括一下：

【圖表 3】『論語』⁽¹⁵⁾ 指示詞的考察報告

資料對象	資料總數	考察總數
斯	36	69
茲	1	1

總計 37 70

[斯] 總數69 資料36

非指示詞33

主語	8
定語	14
賓語	14

[茲] 總數 1 資料 1

非指示詞 0

主語	1
----	---

這樣，『論語』裏沒有「此」詞。只有一個「茲」的例子，但這例帶有轉述的痕迹，不包括在上述統計內。「斯」有主語、定語、賓語的語法功能，如下：

主語：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堯曰）

定語： 命矣夫，斯人也而斯疾也。（雍也）

賓語：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衛靈公）

【圖表 4】『禮記·檀弓』⁽¹⁶⁾ 指示詞的考察報告

資料對象	資料總數	考察總數
斯	34	50
此	1	1

總數 35 51

[斯] 總數50 資料34

非指示詞16

主語	3
定語	11
賓語	20

「此」總數 1 資料 1

非指示詞 0

賓語	1
----	---

『禮記·檀弓』裏則沒有「茲」詞，只有一個「此」的例子，但這例恐怕是後人加筆的部分，也不包括在上述統計內。『禮記·檀弓』裏的「斯」也有主語、定語、賓語的語法功能，例如：

主語：斯季孫之腸也。（上篇）

定語：斯道也將亡矣。（下篇）

賓語：曠，飲斯。（下篇）

由上可知，『論語』『禮記·檀弓』中的「斯」都有主語、定語、賓語的語法功能。

下面把『論語』（【圖表3】）『孟子』（【圖表1】）『禮記·檀弓』（【圖表4】）中「茲」「斯」「此」的語法功能概括如下：

【圖表5】『論語』『孟子』『禮記·檀弓』近指指示詞的例子數值

『論語』

	茲	斯	此
主	0	8	0
定	0	14	0
賓	1	14	0

『孟子』

	茲	斯	此
主	0	0	26
定	2	14	19
賓	1	0	58

『禮記·檀弓』

	茲	斯	此
主	0	3	0
定	0	11	0
賓	0	20	1

【圖表 6】『論語』『孟子』『禮記·檀弓』近指指示詞的語法功能

	論語		孟子		檀弓	
	此	斯	此	斯	此	斯
主	-	+	+	-	-	+
定	-	+	+	+	-	+
賓	-	+	+	-	-	+

【圖表 5】舉出『論語』『孟子』『禮記·檀弓』的例子統計的具體數值。【圖表 6】是對三種書的近指指示詞的語法功能所作的概括。從【圖表 6】裏可以看出：『論語』『禮記·檀弓』一般用「斯」，而『孟子』一般用「此」，『孟子』只有作定語時才用「此」「斯」兩種。

在此，筆者擬對近指指示詞「此」和「斯」的用法變遷狀況大致歸納如下：

- 西周時期：「此」「斯」兩種都用（如『詩經』）。
- 春秋戰國時期：「此」「斯」形成了相補分布，『論語』『禮記·檀弓』用「斯」，『左傳』『墨子』等用「此」。（『孟子』一般用「此」，但只有作定語時却混用「此」「斯」兩種。）
- 漢代以後：「此」占多數，但「斯」被認為「此」的同義詞，同一文獻當中「此」和「斯」常常混用（如揚雄『方言』）。

4. 『孟子』近指指示詞「此」「斯」作定語的舉例以及其分用情況分析

下面把『孟子』近指指示詞「此」「斯」作定語的例子全部列舉出來，然後加以概括、分析。

首先看「斯」的例子。「斯」一共有14例，現在把它們分為A、B、C三種情況：

A：被修飾的中心語是屬於對話者的。

1.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梁上）

2. 3.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則是可爲也。

（梁下）

1、2、3的對話者都是各國的國王（1是梁惠王，2、3是滕文公）。中心語是屬於這些國家的，就是發話者應當表示尊敬之意的。

B：中心語是關於『詩經』或周大王、文王的。

4.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梁上）

5.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下）

6. 君請擇於斯二者。（梁下）

7.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萬上）

8.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上）

這些被「斯」修飾的中心語都是關於『詩經』（4、7、8）或周大王、文王（5、6）的詞，即是有威嚴意義的言詞。

C：中心語是天之道理、孝悌、世界等。

9. 斯二者天也。(離上)

10. 11. 12.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離上)

13. 14.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關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盡下)

中心語是天之道理（9）、孝悌（10、11、12）、世界（13、14）等，也都有尊嚴的含義。

由上可知，「斯」在修飾其中心語時，一無例外地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

與此相反，用「此」修飾其中心語時，沒有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有的甚至有非難、輕蔑的含義⁽⁷⁾。「此」共有19例，列舉如下：

1.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梁上)

2. 3.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梁下)

4. 賢者亦有此樂乎。(梁下)

5.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下)

6. 7. 8.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此時爲然。(公上)

9.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公上）
10.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下）
11.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滕上）
12. 先生何爲出此言也。（離上）
13.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離上）
14. 此物奚宜至哉。（離上）
15.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萬上）
16. 17.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萬下）
18. 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告下）
19.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上）

其中顯然有非難、輕蔑的含義的例子有兩個：

2.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梁下）
10.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下）

這兩例的發話者都對其中心語（2是「極」、10是「賤丈夫」）有非難、輕蔑的語氣。

『孟子』裏用「斯」修飾其中心語時，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用「此」修飾其中心語時，沒有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有的甚至有非難、輕蔑的含義。根據這個特點來理解『孟子』本文時，我們可以看出用「斯」還是用「此」有不同的含義，表現出發話者語氣的差別來。現在舉一兩個形成鮮明對的例子：

[斯] 8.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上）

[此] 11.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滕上）

[斯] 8的發話者為孟軻，對話者為成丘蒙。[此] 11的發話者為夷之，對話者為孟軻。

[斯] 8用「斯」的原因是，「斯言」即『詩經』，是孟軻很尊敬的典籍。

[此] 11發話者夷之用「此」的原因是，他屬於孟軻的論敵——墨家一派。因此「墨者夷之」對「儒者之道」有非難、輕蔑的語氣是理所當然的。這裏可以看出發話者在言外有不同語氣。

上面論述了「斯」和「此」的分用情況。下面再略述其所以產生此種不同的原因。

筆者認為，把「斯」詞用作近指指示詞本來是齊魯方言的（如『論語』）特徵。但是從戰國時期的孟軻與其對話者的運用來看，要表現近指指示詞的時候，象其他地域一樣，用「此」詞是很普通的了。「斯」用作指示詞的用法在戰國時期漸漸地衰退了，『孟子』裏只有作定語時才用「斯」詞是其殘存形態而已。這也可以從漢代以後「此」占多數的情況得到證明。因此，孟軻他們恐怕覺得把「斯」

詞用作近指指示詞是很古老的、很雅致的用法。所以，用「斯」詞時產生尊敬、尊嚴的含義⁽¹⁸⁾。

5. 總結

現將本稿探討的主要內容總結如下：

『孟子』的近指指示詞一般用「此」詞。但是作為近指定語時，有時候用「斯」詞。這與『論語』『禮記·檀弓』作為近指專用「斯」詞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孟子』裏的近指指示詞「斯」和「此」有什麼用法上的差別？——用「斯」修飾其中心語時，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與此相反，用「此」修飾其中心語時，沒有給中心語授與尊敬、尊嚴的意思。有的甚至有非難、輕蔑的含義。

那麼為何產生了這樣不同的特殊用法呢？——把「斯」詞用作近指指示詞本來是齊魯方言的特徵。但是對戰國時期的孟軻與其對話者來說，要表現近指指示詞的時候，用「此」詞是很普通、很一般了。因此，孟軻他們恐怕覺得把「斯」詞用作近指指示詞是很古老的、很雅致的用法。這也從漢代以後「此」占多數的情況可以推知。

這樣看來，可以作出如下的結論：用「斯」詞時產生尊敬、尊嚴的含義是起因於其用法的古老、雅致。戰國時期，齊魯方言的發話者為什麼能感到這種用法是很古老、很雅致的呢？是因為在戰國時期「斯」用作指示詞的用法漸漸地衰退了的緣故，因此產生了這樣的特殊用法。

（一九九一年六月）

注 釋

- (1) 『中國語學』236 pp. 42-52, 東京：中國語學會1989年。
- (2) 「其」、以及「之」用作賓語，這兩種姑且認為是沒有指示性，只有代替作用的「代替代名詞」，在此沒有考察。關於「代替代名詞」(anaphoric pronouns)，

參看 Dobson, W.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Particl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rolegomenon, p. 87.

- (3) 「茲」除了個別的例子以外(如『左傳·宣公十五年』:「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戰國時期文獻當中一般沒有指示詞的語法意義。

「茲」在西漢時期又一次出現在文獻當中,如「茲亦於舜,虞氏以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所收「封禪文」)。這種用法,有的語法書叫「破格用法」(blunted usage),例子及定義見上引“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Particles”, dictionary, p. 748, prolegomenon, pp. 100-101。

「之」也是除個別的例子以外(如『莊子內篇·逍遙遊』:「之二蟲又何知。』),沒有指示詞的語法意義。

- (4) 例句見上引「上古漢語指示詞的認識構造」一文。
- (5) 據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 pp. 1-249, 1948)的構擬,上古音聲母的擬定音值,「此」是舌尖前音*ts‘-,「是」是舌面前音*ʃ-,「彼」「夫」是唇音*p-, *b‘-。由此可知,上古時期,從音韻方面也明確地區別出來了。
- (6) 見 p. 45。
- (7) 卷六「檀弓」條。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本, pp. 481-482。
- (8)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3, pp. 107-133,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65。
引文中的‘mark 2’(使用頻率2)表示該詞的使用頻率很高的文獻,‘mark 0’(使用頻率0)表示使用頻率很低或等於零的文獻。
- (9) Ibid., p. 132。
- (10) 東京:大安書店1964年,東京:汲古書院改訂版1984年本, p. 126。
- (11) 北京:『語言研究』5, pp. 136-157, 1983。
- (12) 同上, p. 146。
- (13) 這張表把「斯」當作「則」(就是)的例子除外。例如『左傳』裏有很多「斯」詞(如『左傳·哀公八年』:「吳師來斯與之戰。』),但都沒有作為指示詞的例子。
- (14) 引文中『『孟子』中一共17個‘斯’』的「17」當是「22」之誤。
- (15) 本稿據日本『岩波文庫』本所收武內義雄博士校定本。
- (16) 本稿據『十三經注疏』本所收阮元校勘本。
- (17) 為什麼產生非難、輕蔑的含義,關於這個問題,日本學者鈴木直治在「『此』について」(『金沢經濟大學論集』16-2、3, pp. 158-181, 1981.)中如此說:

「此」は、人を直指するのに用いることは少ない。これは、「此」は、至近のも

【孟子】近指指示詞的特殊用法（西山）

のを指すものであって、したがって、その指示のしかたは、「是」に較べて、直接的であって、きびしく強く、それで、一般の成人などを指すには、通常、用い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ろう。

用「此」指示的指示程度是正如他説的那樣「直接的であって、きびしく強く」（比較直接、厲害），因此產生了非難、輕蔑的含義。

- (18) 其他的語言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現代日語裏，作為遠指指示詞一般用「あの」，但是如果用比較文言性的詞「かの」，就產生嚴肅的口氣。

【日本語要旨】

『孟子』の指示詞近称には、一般的には「此」が用いられる。ところが所有格においては、「斯」が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これは『論語』、『禮記』檀弓が指示詞近称に専ら「斯」を用いるのとは異なる。

『孟子』における指示詞「斯」と「此」との違いは何か。——「斯」が用いられた場合には、その被限定語に例外なく尊敬、尊嚴の意味が附与される。それに対して、「此」が用いられた場合には、そのような現象は起こらない。「此」には却ってその被限定語に非難、輕蔑の意味が附与されるような場合もある。

では如何にしてこのような語用が生成したのか。——「斯」を指示詞近称に用いるのはもともと齊・魯方言の一つの特徴であった。しかし戦国期の孟軻及びその対話者にとっては、他の地域と同様「此」を用いる方が一般的と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斯」という語を指示詞として用いるのは、その当時の齊・魯方言の中では、衰退しつつあった古風でみやびな言葉遣いであると感じられたであろう。それは漢代以降「此」が大勢を占めることから類推できる。

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くると、以下の如く結論づけ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斯」という語を用いることによって尊敬、尊嚴の語気が生じるのは、その語用が古風でみやびな言葉遣い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戦国期の齊・魯方言において、その発話者が「斯」が語用を古風でみやびな言葉遣いであると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は、その当時「斯」の語用が衰退しつつあったという特殊な環境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よって『孟子』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な特殊な語用が生じたのである。(追記) 本稿執筆に際して、中国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教授張少康先生にひとかたならぬご指導を賜りました。此に識して感謝の意を申し述べます。